

“四人帮”的要害 是篡党夺权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四人帮”的要害 是篡党夺权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19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84,000 字

1977 年 3 月第 1 版 197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3111·553 定价 0.22 元

毛主席语录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目 录

“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

.....《人民日报》社论（1）

深揭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中共湖北省委大批判组（7）

王洪文乱谁家天下？

.....国家建委大批判组（13）

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铁证

——评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憾》

.....魏 华 汤 喻（19）

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

——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

.....《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21）

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

——揭发、批判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
篡党夺权舆论工具的罪行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23）

大反经验主义的要害是篡党夺权

.....中共安徽省委大批判组（37）

“三箭齐发”意在篡党夺权

.....总参谋部通信部大批判组 (44)

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党、瓦解党的罪行

.....钟佐文 (50)

“四人帮”篡改接班人五条是为了结帮篡党

.....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批判组 (58)

反革命的老调新唱

——揭穿“四人帮”掀“军内资产阶级”的阴谋

.....解 正 (64)

“改造民兵”是阴谋篡党夺权

——批判“四人帮”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

.....总参谋部大批判组 (71)

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揭露“四人帮”在外贸事业上猖狂反对毛主席、
党中央，恶毒攻击周总理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记者 (81)

一出反革命闹剧

——“四人帮”炮制“风庆轮问题”的真相

.....交通部大批判组 (90)

从清华北大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

.....新华社 (97)

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三本小册子的罪恶阴谋

.....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102)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 兵 (106)

“四人帮”的要害 是篡党夺权

《人民日报》社论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全部反革命罪行的要害，是彻底背叛毛主席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帮天下，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我们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斗争的实质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掌权，我们的国家究竟走什么道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早就看透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并预见到身后他们要闹事。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并且还对江青说：“你也是难改呢。”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一是有野心，二是难改，三是会闹事。这就点穿了“四人帮”并不满足于已经窃取的一部分党政大权，而是要把党权、政权、军权统统夺到手，要当国务院的头，人大常委会的头，中央军委的头，党中央的头。毛主席的话，就是

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警惕“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严防他们搞反革命政变。

毛主席对“四人帮”不断地进行揭露、批评、教育和斗争，要他们悬崖勒马，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对待毛主席的批评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变本加厉地继续勾结，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顽固地同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抗，走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直至彻底覆亡。

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四人帮”慑于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崇高威望，假装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处心积虑要颠覆毛主席的领导。他们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妄图架空毛主席。一九七四年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他们派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去告周总理的状，要由他们来组织“内阁”，抢班夺权之心已是丝毫不加掩饰了。周总理赤胆忠心，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如一日，受到毛主席的无限信赖。“四人帮”大反周总理，搞的正是“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目的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江青就露骨地说过：“清君侧的目的在于那个‘君’。”短短一句话，和盘托出了他们的罪恶用心。“四人帮”要取周总理而代之的狂妄计划，遭到毛主席的痛斥而陷于破产。

今年年初，周总理逝世之后，“四人帮”的野心更加毕露。毛主席深谋远虑，针对“四人帮”的狼子野心，采取了一个又一个有效措施。一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政治局工作；四月，又决定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设置过第一副主席，毛主席打破了这个常规，就是明

确地指定华国锋同志做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之后，毛主席又亲笔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的这些英明决策，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的致命打击，同时也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击败“四人帮”作出的重大部署。“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安排仇视到了疯狂的程度。张春桥所写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咒骂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是什么“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既暴露了“四人帮”对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的刻骨仇恨，也暴露了他们一心要把华国锋同志搞下台的险恶用心。他们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对华国锋同志发动一次又一次猖狂的攻击。这些诽谤能手授意其爪牙炮制《再论孔丘其人》一文，要用什么孔丘“五十六岁那年由司寇（即公安部长）当上了鲁国的代理宰相”，以及孔丘假装懂得农业生产和“关心民生疾苦”等黑话，来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今年五月，“四人帮”让他们的亲信公开发表反党演说，狂叫“要清算”“别的挂帅人物”。七月，他们又指使其爪牙在中央召开的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发难，叫嚷国务院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攻击华国锋同志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四人帮”如此放肆地反对华国锋同志，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安排，抢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四人帮”也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毛主席逝世之后，举国哀痛，而“四人帮”却兴高采烈，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把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计划付诸实施。他们要动手了，要闹事了。在毛主席逝世的当天，他们就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

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他们四出游说，大造反革命舆论，拍摄“四人帮”某个头面人物的标准像，唆使他们控制的单位写“效忠信”，为他们上合作准备。他们围攻华国锋同志，逼他交权。他们伪造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然后又炮制黑文章，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的“修正主义头子”，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他们甚至策划武装叛乱，猖狂嚎叫“要准备流血，掉脑袋”。密锣紧鼓，上窜下跳，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四人帮”要推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政变如箭在弦，一触即发。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我们的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多少次有人想从内部搞垮我们的党，其结果都是自取灭亡。“四人帮”妄图利用毛主席逝世之机来搞这一手，尽管是那样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也不会有其他的下场。在他们跳出来闹事的严重时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亿万人民的心愿，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将会永远铭记华国锋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不朽功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同志显示出无产阶级高度的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表现出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非凡的组织才能，不愧为我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

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共同

特点。在苏联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代表苏联新老资产阶级利益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夺取了苏联党政大权，从而改变了苏联的颜色。高岗、饶漱石搞地下司令部、背着毛主席搞党中央人事安排；彭德怀组织“军事俱乐部”，向毛主席下战书；刘少奇招降纳叛，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拼凑大小舰队，炮制《“571工程”纪要》，其目的都是为了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由他们取而代之。“四人帮”干的是同样的反革命勾当，而且比他们的先辈尤有过之。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疯狂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摧残干部，镇压群众，千方百计想把全国搞乱，以便在乱中篡党夺权。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欢呼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倍感亲切。

“四人帮”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一伙钻进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他们是现行反革命，有的还是历史反革命。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四人帮”在窃取了一部分党政大权的时候，就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干尽了祸国殃民的坏事，搞得国无宁日。他们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我国人民几十年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统统将付诸东流。毛主席曾经警告过的“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

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的那种危险的情景，便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人民就要重新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多少人就要受饥寒，坐监牢，掉脑袋。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使我国避免了一场历史上的大倒退。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想想这一切，就越加认识到这场胜利的意义伟大，越加仇恨“四人帮”，也更加热爱华国锋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信心百倍地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大寨大队的革命群众对“四人帮”进行了深揭深批，一致认为“四人帮”的要害问题就是“三搞一篡”，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干的千件事，万件事，事事不离开这个要害，事事为的是这个要害。目前，一个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在清算“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紧紧抓住他们篡党夺权这个要害，深入揭批。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滔天罪行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对他们一定不能手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已被粉碎，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军民一定要乘胜前进，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揭露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深揭狠批“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中共湖北省委大批判组

当前，一个深入揭发和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开展，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四人帮”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列宁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二二一页）“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他们决不是自我标榜的“左派”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最阴险、最狠毒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剥掉他们的种种画皮，揭露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真面目，是我们当前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问题。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同无

产阶级进行拚死的斗争，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为了实现这个蓄谋已久的狂妄野心，他们反对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周总理，指向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九七四年十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之前，他们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对周总理诽谤中伤，妄图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接着，江青又迫不及待地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对“四人帮”这种篡党夺权的野心，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及时予以揭露。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对于毛主席安排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这一英明决策，更是怀恨在心，拚命反对。他们又是写杂感，又是造舆论，四处活动，八方串连。毛主席逝世之后，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更猖獗到极点，竟敢伪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公开发布反革命动员令，妄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多年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种种令人发指、不可容忍的罪恶活动。

为了篡党夺权，“四人帮”公然背叛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极力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主要危险和革命的主要对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先是搞“三箭齐发”，搞乱批林批孔；后则以研究儒法斗争为名，借题发挥，叫嚷

“我们党内就出现了不少的儒”，要批现代的“儒”，要揪党内的“大儒”，到处散布“非法即儒”的谬论，用这种超阶级、超时代的“儒法斗争”，来取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中，他们又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公然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他们又借“解释”毛主席的指示为名，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别有用心地宣扬什么“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所谓“必然”规律，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四人帮”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其险恶用心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为他们上台登基扫除障碍。

为了篡党夺权，“四人帮”还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我们的党变成他们的“帮”党，变成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他们不仅彻底背叛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大搞分裂，大搞阴谋活动，肆无忌惮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三大作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和三大作风，是维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所以坚不可摧，战无不胜，能够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就是由于我们党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坚持了党的组织原则、优良传统和三大作风。“四人帮”完全背离毛主席的建党路线，置党

的一切组织原则于不顾，自成体系，另搞一套，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拉山头，搞宗派，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目无党纪国法，肆意胡作非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实行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只要谁紧靠他们，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拉入党内，安插到重要位置上。他们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对符合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极尽其压制和打击之能事；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流氓阿飞等则作为“新生力量”给以保护和重用。他们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纯洁性。这伙阴谋家、野心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作风，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千方百计地践踏它、破坏它，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我们党变成他们控制的法西斯党。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四人帮”是反革命阶级的代表，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封锁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开动各种宣传机器，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给他们自己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等等桂冠，处处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他们大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帽子满天飞，棍子到处打，攻击和污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极力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歪曲和颠倒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领导

和群众、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等等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到处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狂热鼓吹“乱一点显得有生气”，现在“还乱得不够”，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挑动武斗，制造全面内战。他们极力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革命队伍，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到处煽风点火，私设联络点，大整黑“材料”，千方百计把各级党委搞瘫痪，破坏正常的革命秩序。他们打着反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他们还挑拨党政关系、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搞乱人民天下的累累罪行，说明他们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死敌。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他们把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成了复辟的行动。他们在上面呼风唤雨，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在下边推波助澜。“四人帮”同国际上帝、修、反的利益和愿望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的机密，卖国求荣，投降帝国主义。事实说明，“四人帮”完全背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适应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需要。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打着革命的旗号，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干着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他们给人以种种假象，而将其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